

上河圖

女孩站在月台另一端，學生服水手領，下搭黑色百折裙，車行風過便如浪翻湧，女孩偏著頭，從大 V 字領探出的頸子纖長一如百合花莖，微微發散出光暈，像個紙片人，國琦總錯覺，下一刻女孩就會讓列車焚風捲走。

月台上指示燈顯示七點二十分，紅燈血亮，國琦想到公司晨間例會就要開始，胃慣性又疼了起來。列車由國琦所佇立的這一端月台來，國琦上了車，不忘回過頭確認女孩上車了沒。捷運列車發動，國琦猶然頑強凝視著窗外，希望能由窗戶與月台仿羅馬式 樑柱的間隙望見女孩，知道她走了或者沒有。

不知道女孩要去哪裡，由她的穿著再搭配此刻的時間推敲，是正趕著去上學嗎？也有可能是酒店剛下班素著一張臉正要返家，現在不都流行清純學生妹這套，國琦臉貼玻璃窗注視外頭黑暗的地底甬道，思緒還留在月臺女孩身上沒來得及跟上。黑暗地底隧道，偶爾一束緊急照明燈火閃過，但因為總是相同的風景，相同的黑，無從判斷吾身安在，只能看著錶，由時間推敲距離遠近，還有三分鐘抵達下一站，還有兩分鐘…… 國琦百般無聊的數算著，打個大呵欠聞見體內醃漬物似鏽蝕味道，鋼鐵敗腐，黃金銀銅滿佈蛀斑，國琦凝望著玻璃中倒影，頭上日光燈青白青白，也無所謂是自己或是他人，總是一張疲倦且爬滿時間線條的臉，國琦懊惱的抓了抓嘴角，果然，這樣無趣的行進過程，唯一值得留意的，就只有女孩了，那個月台上總是和國琦同一個時間等待的神秘女孩。

相較於自己確定的未來，那麼明確易於計算的一日，七點四十分列車入站，換兩班車爬昇出地底進入繁亂城市，公司在更高的地方三十層樓，八點十分不多不少開始例會時間，準不準時也無所謂，也許給人家一頓排頭吃，也許吃人家一頓排頭，然後這樣捱著等時間過去，偶爾偷懶打個瞌睡，醒來時口水流到手臂彎曲處像一潭死水，便就這樣昏沉沉直到打卡下班，中間的工作流程滿是能料想的應答，可以預期的進度，再也沒有什麼是國琦不能掌握，又或所有的不能掌握都在可以預期的範圍，那便是他之後應該過，也就這樣過的人生。

這麼說來，關於女孩的種種不確定，反而是一天中最不能把握的一部分。

國琦望著車窗外看不見底的隧道，相較於此，地底隧道出口的光明並不見得就讓自己嚮往，國琦閉上眼睛，在那晃搖搖的黑暗中，他卻能感覺到溫暖，彷彿可以聞見，並不存在的，女孩微微的香氣。

如果我搭上的，是女孩那班列車……

那樣想著，感覺腳下一陣微微的震動，列車四周湧溢出牛奶般濃稠的光，一如鯨魚出水，列車就要爬昇，進入地上軌道，國琦凝望著窗口湧溢的光，眯著眼也把關於女孩的這一段留在安靜的地底。

之後便是進入城市時間機制，按表操課的一天。

列車玻璃透入大面積的光，朗朗照進車廂內再沒有一絲陰影存在，彷彿身處移動中的溫室，女孩的美好，竟然像是黑暗地底中的一場夢，伴隨車廂內無數輕塵打轉，如煙消逝。

國琦打開手提公事包，順手抽出手機，屏幕上時間顯示七點半，他熟練的按下數字鍵，手機自動記憶播號，要叫醒妻起床好準備上市場，話筒照例響了幾響嘟嘟嘟，那頭電話終於接通了，國琦卻立刻掛斷，多年以來和妻培養出來，也不知道該說是默契或什麼，妻低血壓，有起床氣，晨起一點不稱意必然惹動她脾氣，最後國琦學乖了，縱然是老婆大人有令，要國琦七點半務必叫醒她，但多年經驗告訴他，電話聯上線也就是掛斷的時候，反正妻也默許國琦這樣行為，行之有年，好不容易打上一通電話不說反掛，卻是一種生活上的政治正確。

什麼時候開始，連生活變成一種習慣呢？

也不及細想，時間趕著，眼看又過了一站車頭拔高，列車在城市半空高架橋上行進，像讓地點制約了似，進入商業區後，國琦自動浮現戰鬥意識，節約時間，國琦告訴自己，從手提包裡頭拿出日文雜誌，薄薄一本邊角已經捲起，看得出來經過多次翻閱，國琦將雜誌攤在膝頭，老樣子臂膀挺起雙眼凝住，打直了腰桿仔細追逐雜誌上扭曲小字。

流年暗中偷換。換的是班車而非他，國琦一直是通勤族，不過由搭乘火車升級到捷運，星移物換，只有他仍是當年那個手持單字本的單薄學生，只是老了許多而已，學生時代他背英文，到老，竟然過了換日線背起小日本仔的語言，五十音發音柔軟，舌頭尚稱靈活，齒牙猶在，固然還能說出些什麼，只是眼睛不太行了，日照下，國琦微眯起眼，以這麼多年來練就之諧音法背誦之，「面白」，發音喔末奚落矣，中文譯為「有趣的」，反過來想，末去奚落人怎會有趣呢？想想全然不通，但也沒有方法可記了，只得將就。

有那麼一刻，國琦不免奚落起自己，那麼小的時候就已和英語纏戰，小學努力上進可以說服自己是為了考上國中 A 段班，國中時代努力時就安慰自己是為了高中聯招，高中還要奮鬥乃為大學口耳相傳由你玩四年的誘惑，想不到玩了沒有滿四年，又無端端冒出一個研究所待考，之後這一頭學院制度你像集點似填滿了，進入社會又一套，證照、升等、考績，背完英文然後是日文，接下來，還能有些什麼在前方等著自己？

更美好的人生？

或著，風景更為優美的下一站？

「本站為轉乘車站，請欲搭乘藍線旅客至本站下車。」

電腦語音劈頭衝耳便是一句，打亂國琦好不容易凝聚的注意力。倒也替國琦釋了懷，都到這裡了，這年紀這當口，也沒有所謂好或著更好，不過都是換站乘車罷了。

陌生的語言。充滿時差與國情差異的字彙。一個人的對話。

不是國琦該下的站，他安穩坐在位子上，口中反覆重複雜誌上那些單薄而僵固的對談。一日之晨，是的，早安，田中先生。請多指教。早安，小林桑，你也多多指教。

早安。林國琦。喔嗨呦，Good morning。

國琦用各國語言反覆問候自己。車過大廈區，尖頂鈍型各式大樓尖端陰影在

捷運車廂上切出僵直的陰影線。國琦坐在陰影與光的交界中，感覺自己被剖開成了好幾段。

算算時間，孩子該也在這時搭上車，國琦想起自己初上國中的男孩仔仔，心裡頭不知道該是酸或是甜，從小送進雙語幼稚園，小學時注音ㄅㄆㄇ都拼不好，英文可順口的竟然像是母語一般，自己學了這麼多年用的還不及他自然。那到無所謂，同一種語言，無論國台日或著美語，有一天總有溝通的可能，只是時日越久，國琦卻總覺得失望，仔仔新世代新語言，火星文黑話網路外星語發燒，符號式語言諧音白痴造句法樣樣來，偶爾由房間半掩的門縫中偷聽仔仔與朋友講電話，地上壓出一線陰影彷彿隔開兩個世界，那一頭哇啦哇啦男孩剛變聲粗聲豪氣不知道扯些什麼，偶爾撇眼，注意到國琦正凝目注視，順手便掩上了門，這一關也把國琦關在仔仔的國度外，國琦口中直嘆孩子長大了，心裡卻不免悚然，他已經被隔到什麼國度去了呢？在自己的屋裡頭也像是個外國人。

於是要學習的外語又多了一種。

後來國琦才體悟仔仔和自己是不同物種，中間隔了好幾代似欠缺進化的關鍵環節，始終打不進他的世界，兩代人混同一個地盤，但仔仔另有一個世界比關上的門還難開啓進入，BBS 網路聊天室線上遊戲，沒一樣自己有辦法沾上邊，仔仔每月除零用錢外，額外向他索討三百大洋，聽來不像是電視劇裡頭演出不肖子動輒拳腳相向需索錢財豪賭之類，雖然鬆一口氣，但打聽起原由又不免擔心，孩子說三百塊包月用可以無限暢玩一整月線上遊戲，這讓國琦吃驚不已，原來孩子在他那扇進不去的門後，廉價的用三百元就包下所有的時間。也不知道是時間便宜或是自己孩子，他不敢多問，分邊畫國，他按月付款，活似進貢，割地又賠款，孩子不鬧不吵，自此相安，但國琦隱約覺得，那看不見的邊疆大約是畫下了，自己一國，孩子和這個世界一國，她們的時間比較便宜，而自己的時間寸金寸光陰，按時上班還得另加班，換算成金額卻又和孩子那頭什麼包月計時制不同量度單位。

一個屋簷下的兩種時間。

列車震盪，國琦站在門前等待到站換車。警示聲響起，門向兩頭剖開，國琦這一望不得了，那一頭，另一個自己面對面站著，挺鼻大眼對位，像要連成一線似險險沾上，國琦向後退了一步，這才確認是仔仔沒錯，小一號自己，他正要上車自己要下車。

國琦舉起手想打招呼，好半天從喉嚨裡擠出聲喂，仔仔斜斜看自己一眼，還沒多說什麼已經讓後頭同學勾住脖子好親熱拉入車廂中，父子兩人對望著彼此竟說到話，也就這樣告別。

哪時候開始，原來兩人各自不同調的時間表上難得的重疊也被切割，明明可以搭同一班班車，走在同一條路上，前往同一座城市，但孩子卻捨下他，寧可繞大半圈寧願陪同學擠公車再換捷運，也不願陪自家爸爸就那麼順暢的走一段。國琦黯然的想，那會否就是他們的命運，一如陌路的相遇，又陌生的分離。縱使相逢。應不識。

像他與女孩在月台上的共同時光。

國琦不免好奇，仔仔也會幻想自兩人相遇以後，國琦都去了哪裡嗎？一如他想像女孩在這個城市虛擬的動線，不存在的終點站以及種種關於移動的身分。

也許不會。

因為太熟太熟了，所以縱然是那麼輕易的幻想和虛構，自己都無緣可介入湊上一腳。

剩下國琦一人，站在月台旁等車。

若是時間表允許的話。國琦想著，捏緊手上的公事包，事實上，他也曾經做過這樣的事情，取消自己一日既定行程，進入他人的時間。

照慣例父子兩人會在這一站交錯，而後彼此側身離開。但在列車車門關上前，有那麼一次，國琦曾向前走兩步，擠進大票人群裡，跟著混進仔仔所在後一節車廂中，想看看孩子在那門板虛掩的時間流程中，獨自作了些什麼。

列車蜿蜒，鯨魚腹腔那樣因為外殼扭動而時能窺見後頭一整列到了底的車廂。透亮的光中，仔仔的鼻樑與耳朵彷彿透明，無比明亮的存在，國琦寵眷的凝視著他，看仔仔將黑色背包放在腳邊，肩上還掛著深藍色斜背包，上衣紮實塞入褲腰帶內，下半身是一截燙的筆直壓出線條的學生褲和刷得啾亮的皮鞋，手上拿塑膠筒好長一根都和人差不多高。國琦當下不免想，縱然是被擋在孩子的國度之外，但能看著他一路開土闢疆，如何欣欣茁壯成闊土大國，似乎也就稍微能驕傲一些，不負使命所託。

國琦腦中浮現身為父親的自覺，一如上帝臨空俯瞰他所創造的人類，在更高處凝望，國琦試圖組織出仔仔這一日的時間表，萬事萬物自有定時，國琦以為已看透自家孩子還未經由列車送達的今後，因而開始一場時間推理。國琦想，孩子帶著背包，是故今天必然有體育課，理由是自己好不容易推著擠著讓孩子上了明星學校，學校紀律分明規定必須著制服到校，若有其他課程則另帶背包更換服裝，此外，仔仔手上塑膠筒裡放的不是全開畫紙是什麼，該是美術課要用的，學校一天八堂課，一堂體育兩堂美術，剩下五堂的時間換算成實體重量大概都在仔仔肩上書包裡。

車行漸遠，孩子且回頭凝視，有一瞬國琦以為他發現了自己，縮了頭擠身人群中，好半天偷偷望去，這才發現孩子只是揚頭向同伴展示什麼。是展示什麼呢？國琦不免好奇，細細一看，仔仔的耳上竟別了只金屬材質環扣，晶亮亮，黑髮白膚更襯得亮眼，國琦當下氣炸了，連孩子頭髮底下有什麼，他都不知，之前還得意洋洋的上帝頓時由雲端摔下，滿眼蓄電當頭就想給他一點警示，大洪水或天火什麼，但礙於通勤時段車廂上人群擁擠，硬是阻礙國琦的步伐。

國琦這頭焦急望著，那一端，也不過隔著一個車廂而已，他還真不知道列車把自己好好一個孩子載去哪兒了。仔仔熟練的拉出衣角，刻意解開胸前扣子露出好纖弱的胸，旁若無人摘下鞋子便換上背包裡球鞋，打開書包後，拿出髮膠一類就著捷運玻璃倒影當頭就抹，左拉右扯抓出一顆刺猬頭，一頭髮怒意勃勃全違逆地心引力半空翹起，國琦光看就覺得眼裡扎了什麼怪不舒服的，推理全然錯誤，

國琦嘆一聲，了然親子關係中，自己不再是至高者絕對的存在，充其量，不過是同一車廂的陌生客，正這樣怨嘆，仔仔緊接著旋開塑膠筒，哪個國琦原以為美術課要用的畫紙什麼，根本是一張大的不得了刷亮上膠的明星海報，上頭男星也和自己孩子一個樣紙面上咧嘴露齒笑著，原來你和他同一國！國琦這下終於搞清楚，擠身想靠近仔仔，轟轟捷運運行聲中，依稀聽見仔仔聲音粗嘎和對方討論今天下午的歌手簽名會。這下全盤皆錯，國琦之前對於自家孩子一日課表的推敲沒一樣成真，他想，自家小孩終究讓列車推著進入換日線，那個自己所不知道的時區，過他自己的日子。

國琦越試圖靠近，便越無從切入，只能呆望著孩子在人群中遠去，前一刻和自己如此相似一如照鏡的那人，已經換上他自己的臉，過自己的時間。國琦扶壁而立，喘息著，這時列車滑入月台警鈴大作，還沒等國琦反應，車門應聲而開，國琦手掌抵門乍然落了空，肩一歪向月台上倒去，後頭人群洶湧哪管有人跌倒，急急趕在關門前離開，國琦雙手撐地，抬頭望著頭頂無數擦面而過的人，那些或青白或積垢的下顎，那些垂浪的髮或著批開的領子，待到車行遠去，月台旁重又空曠一片，國琦竟然分辨不出，兒子是哪個時候離開的。

不是兒子認不出他，他也認不出兒子了。

學乖了現在就不做這種事了。窺探或著揣測他人的時間，進入別人的生活。徒增傷感的，也就自己過自己的吧！像對孩子或跟不上時代的自己示威，列車入站，國琦上車，每每想到這些，他便萬分思念起女孩，想像她此刻該也在某個月台下車，踏著輕快的步伐如飛鳥懸爪輕觸地，而後穿過擁擠的人群，在無數陌生的臉孔中兀自仰頭，哼著輕快的歌曲，並且想念誰。

因為如此。國琦的一天便還能擁有無限美好。縱然屁股下塑膠椅背沾著硬掉的口香糖渣，縱然對座老婦腕綁紅白塑膠袋散發出厚重魚腥，縱然時間老是來不及，生活始終顛危如雲霄飛車險險上升或陡衝下坡，國琦都將無所畏懼。

門開又闔，國琦安穩找到位子坐下，這下連日文都不背了，他望著外頭大片城市只顧著思考，要說捷運和過往他曾經搭乘之交通工具有否不同，諸如火車或公車，國琦的解讀，最懸殊的差異，莫過於，捷運只能單向行進。單線軌一線道，不存在交錯或著會車的可能。

捷運順暢滑翔在城市的天際線上，這一刻，國琦為捷運剝奪他年少情懷感到小小的遺憾。主要是因為這樣由電腦操控的列車太精準了，零失誤可掌控，幾分後入站幾時發車那間距皆可估測，且因為站次之間距離短發車量頻繁，在那上頭發生的故事，也就如此，快速，而沒有誤差。

但自己那年代，可就不是這樣了！國琦坐在捷運上，開始緬懷起外頭空闊的天空之下，一列早被拆除的火車軌道，和已經不存在的月臺。

那裡也曾經有個女孩等待著他。

白衣黑裙，素淨臉容，提著大大書包把頭都壓低了，空騰出一截白皙頸子讓少年好生哀愁。國琦遙望著地下，彷彿真切的看見了，過往之年代，因為高架橋而壓出的陰影線裡頭，消失的鐵道浮現，記憶裡頭的女孩就在那邊，時間好像一

直沒有經過。那時還好年輕的自己只是一逕低著頭，手捧生字簿筆記本背誦。偶爾出現幾個微妙的時間差，例如翻頁的時候、風起吹開月台旁雜花如絮的時候、有車入站的時候、有什麼聲音或是鳥鳴或是腳踏車鈴鐺響乃至是國琦胸口心音砰砰又震了一下的時候，過往的自己才會抬起頭，卻不是遙想起自己有一日終會老，而是注視著月臺上那女孩彎彎成月弧的白皙頸背，偶爾觸碰到女孩因為警醒而敏銳揚起的眼光，回憶中和正自回憶的兩個國琦都同時低下頭紅了臉好慌張，心裡頭甜滋滋只希望火車永遠不要來，他便可以永遠停留在月台上，和女孩一起。

慢火車的歲月。再不復返的時光。每每想到此，國琦也不免雙眼帶濕，含情凝視著現代化強調極簡風格的捷運車廂，心裡頭悲憫更勝於得意，那是這一帶這一代，讓捷運車廂劫走的人們，永遠不知道的神祕路線。

國琦且想像，在已經消逝的路線上，那時猶青春生猛，分明是少年臉孔的自己，每日這樣悄悄的守候著，那時他有另外一套時間表，也許和現在仔仔的時間表相同，但他那時，可是一走出家前巷子口，便趕緊把褲腰帶扎好衣服放進褲口，確認皮鞋光潔如新擦，然後口水沾著用力將滿頭硬直直亂翹的黑髮壓平順服，像是將仔仔的計時沙漏倒過來放，還少年的自己不放心的順順耳邊猶翹的髮絲，扛著大大書包一如行軍，戰戰兢兢走向月台。

女孩等待的車在月台左邊來，而他自右，班次總是他先女孩後，於是他便有了以目光告別女孩的機會，望著女孩小鹿一樣身型遠遠被拋在列車之後，無限悵然的回望。事實上，他多想知道女孩哪時候離開，又乘坐哪班車，是去了哪裡？

後來，他刻意比原來等車時間晚十分鐘進入月台候車，搭下一班車，爭取和女孩相處的時間，也順便觀察女孩的列車。計劃實行的第一日，他珊珊來遲，遠看火車啟動，晨起趕車的學生跑著奔著要上車，只他一派悠閒就是希望來不及，直到火車遠去，女孩果然還站在那裡，正低著頭踢著地上小石子，原本她和他形同陌路，但在國琦的心中，這一切此刻卻因為時間差而扭轉了關係，只要他比她晚到而她未曾離開，在少年國琦看來，那便像是她在等他。

國琦心滿意足，享受那個虛構的守候，班車又來，國琦眼巴巴看女孩提起裙擺好輕盈的上了車，國琦默默複誦車廂上目的地的名字，竟然覺得如是優美，一如詩行，火車啟動越行加快，國琦在後奔跑著直送到火車消失在視線邊角再看不見，這才甘心站回自己這邊月台，回到自己的人生。

現在又是他等她且他送她了。

這樣等了又等，送了又送，之後便上癮似，只要掌握住微妙的時間差，知道自己什麼時候該出現，就能讓女孩守候，然後守候女孩離開。

或是事情太順遂，一旁豬頭狗友都察覺出國琦神色有異，國琦好不客氣的說，「因為始終有個人在那裡等我」，大家夥全炸開了都想看看，誰這樣苦情把愛情小說情節直演到真實生活中，跟著鬧著也都隨國琦搭起下一班車，這群和時間脫鉤的少年就這樣勾肩搭背湧上月台，國琦的記憶裡頭無比擁擠，朋友們望著女孩你勾眉我幹拐子相暗示，動作太大惹女孩不滿的抬起頭，意味深長向國琦的方向望來，國琦縮了縮脖子眾皆噤聲，此時車子好識相滑入月台，女孩舉步，國琦

紅著一張臉望著地上。

列車行進聲響起，國琦抬頭，女孩已經不見，這頭月台列車也進站，同學一轟而散都急著要上車，月台上獨剩國琦一人，人潮或左或右，就只有國琦舉棋不定，不知道該就這樣離開月台好親暱讓同學摸著頭搭肩勾手笑一陣安慰一陣，還是轉身跑向女孩所在的列車，對女孩解釋這一切。

命運的火車奔馳，那一刻，國琦有了兩套時間表。像站在陰影線上，不同的抉擇，兩班逆向而行的火車，決定他的命運。

國琦一咬牙，飛步追上女孩這邊月台的火車，上了車廂，急急尋找女孩的身影。

他那時想，如果能找到女孩，無論如何，他都要抓住她的肩膀，很有勇氣的面對著她，告訴她，我很喜歡你。

女孩所站的位置分明就是這節車廂，來回走了幾回，卻怎也找不到。

不會是到另一節車廂去了吧！國琦抓著椅背扶手逆向而行，穿過走道來到車門邊，遙遙遠望，卻發現，欸，怎麼女孩上了另外一列車，且是屬於自己原該搭上的那一列，她也正透過門，神色張惶的眺望著。

就是那一刻，火車遠遠錯過，他看見她，她看見他，彼此忽然都好明白。

事後國琦才知道，女孩亦是刻意爲了看看國琦，所以晚了一班上車，兩人皆調慢時間表彼此相配合，卻又不說破，直到國琦露了餡，女孩倉皇欲走，上了車想想不對，也許之後就再也碰不到了，決心一搏轉身下了車，跑到對向列車上也在尋找他。

多年後，國琦猶然會幻想這一幕，如果他們各自在自己應在的位置上，以爲結束了那些故事在此畫上句點，散場時刻，會不會忽然闖進誰，抓住自己的肩膀猛力搖晃，說一些很傻的話，擁抱，眼淚掉。

他們終究彼此錯過。

卻又明白是在一起的。

屬於時間差的遊戲。那便是屬於國琦的火車時刻。

也是屬於他的妻地。

這一刻彷彿就是他們人生的縮寫或著隱喻，之後兜兜轉轉，彼此在一起了又分開，都以爲這是最後一次了，卻又莫名在陌生的地方巧合的時刻相遇，他上了大學她也上了，最剛好的是兩人都在同一所大學上課，理所當然在一起卻終究分開，之後他考不上研究所返家待了一整年，她外出工作偶爾回到故鄉，離鄉背井原來熟悉的都陌生了不親的反而親，於是分開的兩人又再在一起。然後他工作她還是在工作，一個早班一個晚班卻剛好有一整個午後會相重疊遇上，老家那頭兩家搬的近了一左一右，彼此卻又鬧情緒反而不相見，這樣曲曲折折，她們不小心闖入對方的時光中，以爲都計畫好了卻總是出差池有所偏離，但又剛剛好逮著了時間差相會合。

國琦不知道該怎麼稱呼自己的妻，究竟她是時光尾巴的跟屁蟲，或是他的暗影情人。

最後一次遇合，一樣發生在列車上，國琦通勤上下班，歸途和啓程時不同，單字也不背了就攤在椅子上，晚了倦了便什麼都不在意，車一開他眼睛闔起自進入關機修眠狀態，很奇妙總是在該醒來的時候睜開眼睛，沒有錯失下車的時機，也許是在不知不覺中，身體已經培養出某一種生理性的時間反應。

國琦下車，返家的時候門前聚了一群人，對街大娘手別白紗剛自家門口走出，捂著嘴眼眶泛紅，國琦下意識以爲父親或母親怎麼了，看著人潮進出，心頭越發確認，奇怪倒也不怎麼驚訝，老父親老母親，都在一起這麼久了，忽然有些什麼事發生似乎也可以由之前生活的蛛絲馬跡確認，還是時間推理那一套，不過這一次，他站在被創造出的人類角度，卻也能似模似樣直探天聽，臆測天地初成與毀滅，創世紀與末日戰爭。如果是老父親的話，必然是因爲心臟吧都說要去讓醫生看看了，母親的話可能性就多了，國琦眼前浮現客廳藥櫃裡一排藥袋上病名可以選擇和配對，又也許，是浴室遲遲沒有裝上防滑版的地板惹禍，或是冰箱中早嚷著該丟了的那鍋滷汁呢？這樣推敲下去，死亡的隱喻無處不在。之前和老父老母親在一起的時間，都是省下來的，過一天算一天，而既然稱作時間表，總要有個結尾才算數。

國琦也不進門，捂著臉就蹲坐在路邊，再抬不起腳走進房子裡，站起身遊魂那樣漂浮，晃啊晃又回到車站。

火車剛入站，遠遠就看到那時還不老也未成爲妻的女子跳車奔來，國琦以爲女子會給他一個擁抱，低聲說些安慰的話語，但迎面而來女子一張臉比自己還要素白，枕著他的肩就流下淚了。

她說，我爸剛過去了。

過去？由一個動辭進而聯想至形容詞，國琦明白了女孩的語意，卻不明白怎麼時間可以巧成這樣，兩人的至親都過去了，後來相攙扶著回到家，鼓起勇氣問了，這才弄清，原來是她爸爸過去了，怕沖到體弱也正病著的媽媽，而國琦老爸也豪爽，反正家住的近，就答應讓老人家暫厝自己家。他與她，共同經歷同一場死亡，站在時間陰影的邊界，因爲對於時間的誤解而牽起手，這一次便沒有再分開。

時間過的好慢又好快。國琦看看錶。真實世界裡的七點四十分，回憶裡頭他已經歷愛情長跑由初識到婚嫁，而列車持續往前不過短短數十分，奇怪的是，現實生活中每一刻他縮短距離朝更遙遠的時間點前進，而過往世界裡，記憶的版圖卻沒有因此擴增。國琦原以爲，他和妻兩人是偷了時間，偷渡彼此進入對方的時間差中，終於能在一起。但等兩個鐘面重疊後才發現，他們對於時間的感知是完全不同的，世界上竟然存在兩種時間計算單位，對國琦來說，生活裡頭所有的事件都可以畫表分框，以時間表的形式表達，什麼時候該做些什麼，清清楚楚一目了然，選擇這一套或那套，追上女孩或是不追，去上班或是跟蹤自家小孩，總有一條主線可憑依，再有什麼不可預期，也可由接下來的表格中挪出一些空白填補這些意外的出軌。

妻對於時間的感知完全不是這樣，比較類近於爬蟲類深眠於泥土中，累積了

足夠的休眠時間便蛻變，於是妻的時間總是飄移而浮游的，像是浮動的板塊，覺得胃也空了夠久該進食，便開鍋煮飯，悶極了進度恰好足夠就下班，他們活在同一個鐘面，卻是不同時制鮮難碰頭，後來國琦越是覺得，對妻來說，車站的那場相遇，也許並非如國琦所想，乃是女孩拋下矜持決定走出既定時間軌道之外，而是，她本來有一天便會去面對他，不過剛巧是在那一刻而已。

於是一個屋簷下，又多了一種時間。

那之後的相處，兩人彼此在對方身上展示時間觀，國琦按表操課一是一二是二，老了連上床這檔子事都規定時間，萬事萬物皆有定時，他再度強調，妻子老來猶是蠻橫，興致高了什麼皆可行，分明定好時間但低血壓起床氣，有了藉口便可以爆發。

是不是有法可治呢？捷運高速行駛，車廂裡頭國琦慢條斯理掏出手機，播了號，還是妻房裡，響了好久終於被粗暴接起，果然，國琦想，七點三十分那通電話並沒有喚起妻，她還是在睡，妻的時間是不存在的，她只是依照她的生存意願強悍的過下去而已。和時間無涉。所以對待妻最適切的方式，便是抓住節奏，國琦耳朵壓著手機口裡打拍子數出日文長音調四節奏，節拍抓的準妥，就什麼都通了，喚醒她的時候如此。

愛也是，生活也是。

隔著電話，國琦原來想說些什麼，想了想還是掛掉，免得老妻低血壓發作，又是一陣罵。國琦凝望著高架橋地下，車行人往都被壓的好扁好扁，剩下一個平面，那個過往的火車軌道已經消失，他曾經憑恃且以為的，也都消失了。再往下，就是管線深埋的地底，一個全新的世界，在那裡，存在著全新的運輸機制，更能被掌握利用的時間和更標準的時刻表，月台上的女孩就在那裡等著他。

國琦不只一次想像，如果有一天，他決心放下這高不高低不低的一切，重新開始，也許，那就得從妻身上下手。

只要一通電話便能達成自己的目的。國琦將手機塞回公事包中。他早已摸熟妻對於時間的感知，如果真要革命，他會把現在的一切逆向操作，車逆著搭，對於時間的一切態度反向經營，一層又一層剝掉妻對於時間的感度，最簡單的方法，七點三十分到了，作為那個妻一日時間介面的起點，國琦想，只要自己就狠下心別喚她，老妻將會沉睡不醒，生活延後發生。相對的，面對妻時，適度的問候和機械似的關心便能滿足妻，正因為妻永遠不會有感到情感乍然空缺的時候，將習慣視為是一種生活，自然也就不會有感到愛或不愛的問題，於是他就可以名正言順的跟隨女孩，走向妻所不知道的行進路線，踏入深深地底，再也不回來。

像他的仔仔，此刻不知道在哪個明亮卻如地底陰暗而缺少光度對比的平面世界沉浮著。

國琦站起身，車子還沒到站，他反身向後走，逆著列車行進方向前進，國琦想，如果他能和捷運保持同一速度，一往前一往後，根據物理定律彼此作用力相抵消，他會否能永遠停在這一刻，車不動人不走，時間一直沒有經過。

如果他更快一點，是否能循著車尾就這樣直直走進昨天呢？國琦想著，腳步

更快穿過一節車廂，每一車廂都是一樣的景致和陳設，他分不出前進與後退有什麼不一樣，但又覺得這樣停留著好不甘心，至於不甘心什麼，連國琦自己也說不出所以然。

車停了又啓動，國琦一抬頭發現自己坐過了站早該下車，卻仍然賭氣繼續走著。回憶在他腦海裡越漸洶湧也更精細，每一個細節他都能招喚而出，但那麼長的一生怎麼和短短一次車程感覺同樣一個長短呢？

又為什麼他都走了那麼久已經是一生，卻什麼，也到不了。

是了，如果他能更快一些，比時間快，也許他就能穿過時間厚沉的膜，穿過他那青春正待勃發搭乘另外一線的兒子，穿過他那曾經交錯現在越行越遠的老婆，穿過車廂，穿過那些只會變多不會減少的人群，穿過月台層層阻隔與禁止黃線，來到女孩身邊。

國琦還沒走到車尾巴，列車又停，門開，國琦訝然望見，女孩就站在前方，怎麼會？難不成時間真的讓自己走著走著反轉了嗎？國琦訝然看著女孩，確認眼前不是虛構或著概念裡的女孩，而是那個他三十分鐘前努力想望的女孩，正站在自己面前，大門開了就要闔上，警示燈聲勢驚人暴響著，女孩身上的香氣如波浪湧入，不知道為什麼，國琦覺得時間本身慢了下來，關門的每一個頓挫他都深深記得。

是了，國琦這才想到，捷運是環狀線，所以女孩和自己終究會相遇。不過是等待的問題。國琦好滿足又好失落的嘆了一口氣，這會是時間最核心的秘密嗎？

捷運門將要閉合，國琦眼中卻如電影寬銀幕似開展，國琦和女孩面對面，那時，他忽然由女孩身上看見時間的全貌。他們相遇她們分離，她們也許終究會在一起，並且逐漸發現連「在一起」本身都已經固定成爲一種時間機制，她們會生下一個名叫仔仔的兒子並知道有一天孩子會離開他，像所有人一樣有一天老了醜了然後死了。他人生的故事都可能由遇見女孩這一刻開始，也可以由這一刻結束，時間的全景裡，他們將會是所有人，所有人也可能是他們。

那不就是上河圖嗎？國琦不由得想起，宋朝張擇端在巨幅圖紙上一口氣把滿滿由汴京城郊到市集的繁華景像，通通放進來了，他們無從選擇，所有的動作都在同一時刻發生，也在同一個時刻結束。

於是在這之前所有的故事和記憶片段都可以重新排列。所有月台邊的女孩都可以是妻，他們會在遙遠的火車站或此刻捷運相遇，生下仔仔或讓仔仔與女孩相遇，然後生下他。或者他是女孩也是仔仔也是妻也是林國琦也就是自己。他將與自己相遇，而又分離。然後生下他自己。

如果把曾經發生過的一切全攤成平面，就會有無限的可能組合發生。

也可能不發生。

而那就是我的一生。

國琦慨然嘆曰。

車門關上，國琦與女孩錯身，他下車她上車，月台上還是剩下一個人，不多不少。

國琦看著手錶，八點十分，晨間例會正式開始。他拿出日文雜誌坐在月台，好吧！老闆就要開罵了吧，不過沒他參與的份。他抖著腿翻開雜誌，是了，他早在一個月前就讓公司踢出門了，裁員，他想，那之後的他，縱然讓人生原定時刻表巨大的陰影籠罩著，還不是能，就這樣繼續的活下去。

他就維持這個姿勢混到日斜月上，然後把一切收攏在公事包裡，搭車回家。車窗上無數人影樑柱切過換來，如長幅畫卷收捲，國琦張大了眼，把一切不同介面的時間，也這樣收攏在同一個屋簷下。返家。一如無事。